

饮马长江

王谷林 著



王谷林 著

饮马长江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饮马长江/王谷林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9

ISBN 7-5063-1936-5

I. 饮… II. 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0074 号

饮马长江

作者: 王谷林

责任编辑: 肖 恒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封面绘画: 吴立中

版式设计: 英 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55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3

版次: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36-5/I·1920

定价: 1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饮马长江》，一睹为快！

(代 序)

邓友梅

读了老同学王谷林《饮马长江》的原稿，真感到一睹为快。

前年我曾到旧日“七战七捷”战场走了一圈。从苏中到苏北，特别是农村，变得都难以相认了。人们从里到外，从吃到住，都比当年跨越了一个时代，上升了一个档次。以前当兵时常住的竹篱茅舍已成了“稀有文物”，满村满镇都是砖瓦水泥小楼。这里的人民生活大多达到了小康水平，值得高兴。但也有令人遗憾处。一是环境污染，不少清亮的水乡变成了一片臭泥塘；二是闲谈发现，人们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很少了解前辈是怎样从悲惨岁月中奋斗过来的！由此也想到，我们虽有描述新四军的文学作品，但极少写国内战争时期，新四军撤出原来根据地后，当地人民在敌后战斗自卫的作品。

王谷林不声不响地弥补了一点空白。《饮马长江》正是写的解放战争时期，苏中人民展开敌后自卫战争的情况。

新四军的苏中抗日根据地，边战斗边建设，经过减租减息，锄奸反霸，三三制民主建政，到日本投降时已是一片人民当家作主的乐土。毛主席为争取和平，不畏艰险到重庆进行谈判。政协召开，蒋介石签署了保证停战的“双十协议”。根据地老百姓幸福地歌唱新生活：“千条船呀万条船，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，布朝北呀米朝南，朝北朝南只上一道捐，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？”但蒋先生的签字墨迹未干，从江边传来一声炮响，中央军的部队就开到苏中解放区周围，要把新四军赶到陇海以北，在这片土地上恢复旧政权的统治！历史是不能倒退的。而对内战威胁，根据地青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实现革命理想，开拓个人前途，掀起参军热潮。《饮马长江》的故事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展开的。

叶家一对兄弟稍早参加革命。弟弟叶从龙在连队当指导员，哥哥在地方上当区长，并与女工出身的干部肖桂芳结成夫妻。蒋介石发动进攻，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。弟弟战斗，哥哥支前。打了个“七战七捷”之后，粟裕司令奉中央命令率军转移山东，叶从龙战斗中负伤，不能随行，就地埋伏在他哥哥辖区之内养伤。伤好后就参加敌后的区小队开展游击战。

在那个时代，在革命团体中，风气虽然还严谨得近乎保守，但男欢女爱人之天性，照常萌发与成长。从龙有个女同学叫赵文英，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但因对从龙敬佩，在他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。后来被父亲骗回家强令她脱离革命，恰逢从龙回家探亲，把她接应出来重新参加革命，从此改了姓名叫叶引凤，与从龙兄姝相称。本来从龙负伤留在家乡，她随军北撤，两人分手了。但到了一九四

七年，敌人在向山东展开重点进攻的同时，对我敌后游击区也加强了攻势，在寡不敌众情况下，从龙等为了保存力量也撤往东台以北我根据地，意外地和引凤重逢，经过战争和苦难的磨炼，友情悄悄演变成爱情。而这时在家乡坚持斗争的叶好龙夫妻，却为保护乡亲的利益先后牺牲了……

王谷林通过曲折的故事，塑造出叶家兄弟、引凤、桂芳等人物的性格，描画出那个特定时代、特定地区的生活复杂性，斗争严酷性和人生艰难，命运多变等等的层面，为我们展示一幅形象的历史画卷！

在读这篇作品时，我常常有历史倒流，又回到半个世纪前战争时期的幻觉。因为它真实而动人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。有过那段生活经历的人，开卷就会被浓烈的苏中特有的水乡气息吸引。写小说难就难在写味，因为这是光靠采访和收集资料办不到的，要看作者的真功夫！

谷林没有人为的把人物拔高，也没替环境粉饰。他写出了那个时代根据地青年人忠诚的革命志愿和单纯思维方式。写出了那一代人最典型的生活用语和思想表达方式。今天的人读这篇作品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，而且会为当年那种纯洁质朴的生活氛围而神往。由此可见谷林是深深把握住寓教于乐的原则的。

谷林因种种原因曾有好长一段时间中止了写作生涯。这《饮马长江》有的地方就显得粗糙了些。他本来有能力结构得更严谨更完整，描写得更生动更出色，整体形象也会更具艺术性。但他太着眼于“电视剧文学剧本”这点，似乎达到为编剧提供底本的水平就算及格，就不再精雕细刻。于是就有点急就章之感，这一点像纪实文学，另一点

又觉得带有太多四五十年代作品的风格，缺乏点现代色彩。我觉得这些本是他可以避免的不足而没有避免，不免令人遗憾。

目 录

《饮马长江》，一睹为快（代序）	邓友梅（1）
饮马长江（长篇小说）	（1）
春光无限好（散文）	（168）
正是桔黄橙绿时（散文） ——和铁依甫江同游广东	（172）
陪客伊犁行（散文） ——记曹禺、徐迟访伊犁	（181）
诗人李季永在（散文）	（188）
家在天山脚下（散文）	（196）
一曲难忘（散文） ——回忆《新疆文学》过去的工作	（205）
诚挚的朋友（散文） ——悼念马哈坦同志	（213）

塔西河的欢乐（散文）

——记编辑部一次组稿活动……………（217）

昔日戏言身后意 今朝都到眼前来（散文）……………（223）

要重视培养青年作家（杂谈）……………（228）

后 记……………（236）

饮马长江

一九四六年春天，长江北岸的苏中解放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几年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，组织生产互助，农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大多数人家已经不愁吃穿，有的开始富裕起来，还盖了新房，修筑了庭院。村庄上鸡鸭成群，牛羊肥壮。几乎每户人家都养了几只猪，长得圆圆胖胖、活蹦乱跳。这里是有名的生猪出产地，经常可以看到母猪领着一群小猪在沟边吃草，晒太阳。这里的猪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上海人最爱吃这种江北猪。所以这里的生猪源源不断运往上海，成了上海的猪肉主要供应地。而这里的农民，每年也就因此得到一大笔收入。手中有钱，日子就要好过得多。现在抗战胜利了，再不要担心日本鬼子来烧杀抢掠，农民们都一心扑在生产上，想让庄稼有个好收成，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。

这正是春暖花开时节，树发芽了，像是披上一身绿纱，麦子返青了，青得发亮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如同一片深蓝色的海水。杏花桃花开了，油菜花也开了，散发出淡

淡的却是沁人肺腑的香气，使人心旷神怡。农民们有的忙着锄草，有的往地里送肥，还有的在河里捕鱼捉虾。有些青年农民，喜欢放风筝。这几年风筝越扎越大，越放越高。风筝上还安上了风铃鸽哨，发出尖细的、粗壮的、嗡嗡的响声。在夜晚，这响声更加清脆悦耳，动人心弦。除了风筝吹奏的乐曲，还有青年男女们的纵情歌唱。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业余的合唱团、秧歌队，跳呀唱呀，把个本来闭塞、寂静的农村，搞得热火朝天、生气勃勃。

这个时期大家最爱唱的歌曲是：

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
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，
民主政府爱人民啊，
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！
说不完，呀呼嗨……

千条船呀，万条船，
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，
布朝北呀，米朝南，
朝北朝南只报一道捐。
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？
哪儿有……

但是，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已经过不了几天了。内战的乌云已经开始向解放区的上空弥漫，一场大的灾难，又要降临到人们的头上。

远处，在姜堰通向黄桥的公路上，一匹战马在飞奔。骑在马上的是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年轻的新四军。他长得眉清目秀，薄薄的嘴唇，高高的鼻梁，显得英俊而威武。

战马扬起一团团尘土，喷着气，翘起尾巴，给人一种威风凛凛、势不可挡的感觉。这里的农民是不养马的，很少看到马。一旦有马出现，便会立刻想到军队，想到战争。他们看着远去的马，脑子里就在盘算着又要发生什么事了……

黄桥是长江北岸有名的小镇。一九四〇年，新四军挺进江北抗日，刚在黄桥站住脚，国民党顽固派就纠集十多万兵力，围攻黄桥，扬言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。当时新四军只有几千人，于是就背水一战，和国民党打了一场恶仗，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万一千多人。把那个叫李守维的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追到八尺沟，他不会游水，便拉住马的尾巴过河，结果淹死在沟里。这件事，多少年来一直成为人们的笑谈。从此，新四军才在江北站稳脚跟，开辟了苏中、苏北抗日根据地。黄桥也就因此声名远扬。黄桥决战成为革命战争的一个里程碑。

黄桥以桥得名，当然有许多桥。但大都是小桥。为了行船方便，有的桥高高隆起，就像古代画卷中描绘的那样，给人一种古朴幽雅的感觉。这里虽然是江北，但紧靠长江，和江南的风光相似，也是莺飞蝶舞，鸟语花香，一派秀丽景色。

那新四军，在黄桥北口的小桥前跳下马，牵着马在桥前转了几个圈，又在马身上抚摸了一阵，这才牵着马过桥。因为他知道这马是北方长大的，不习惯南方的小桥流水，见到桥下的水，常常吓得跳起来。这次还好，没有受

惊吓，总算顺利地过了桥。走在黄桥镇的石板路上，马蹄发出清脆的响声，“笃笃”“笃笃”，那马似乎也有一种快感，显出轻松得意的样子。

黄桥的街道并不宽，实际上像一条条小巷。街这边的店家可以和街那边的店家谈天说笑。商店的门都是通敞的，柜台几乎临着街，而屋檐却很宽，既可以遮雨，又可以遮阳。因为常常下雨，又经常走水车，街道总是湿漉漉的。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说着不容易听懂의当地土话。还有那些在北方很少见到的独轮小车，在石板路上一跳一跳地滚动着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声。这一切都有一种别具风味的乡土气息。

那牵着马的新四军，向店家问了一下路，就转弯向东，走到黄桥区政府的门前。

持枪的门卫走上前来问他：“同志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找区长。”那新四军回答。

“区长正在开会，不接待客人。”

“我是他弟弟，你就说他弟弟来了。”

“你是他弟弟？”门卫把那新四军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觉得还真有点像。就转身跑进院子里，嚷道：“区长，你弟弟来了？”

不一会儿，从院子里走出一位和那新四军差不多模样的人来，只是个子略显高些，脸庞略显胖些。

哥哥一见弟弟，就扑过来把弟弟紧紧抱住：“哎呀，老二，可把你盼回来啦！怎么样？一切都好吗？”

“一切都好。”弟弟微笑着回答。

“再让我好好看一看。”哥哥松开手，把弟弟往身外一推，仔细端详了一番说：“不错，真帅！像个新四军主力

部队的指导员，好样儿的！”接着又问：“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？”

“收到了。知道你结了婚，又当了黄桥区长。不然，我怎么会一直找上门来？”

“可是，你还没有见到嫂子呢，我领你去见见她。”他拉着弟弟的手走进院子里，向屋里开会的同志打了招呼：“你们先谈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就把弟弟领到一个挂着妇救会牌子的门前。

“桂芳，你看谁来了？我给你介绍一下。”区长这样嚷道。

从屋里走出一位剪着短发，显得非常利落干练的女同志。她看到站在面前的新四军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这同志我认识，可就是记不得在哪儿见过的了。”

“是在照片上见过的。他是我家老二从龙。”区长说。

“哎呀，可不是吗？我一看就觉得面熟，原来是咱兄弟！”

区长向妻子介绍说：“我们两个的名字真有意思，是我父亲给起的。有一句成语叫‘叶公好龙’是贬义词。我父亲说，要反其意而用之。叶公好龙不怕龙，还要跟在龙的后面走。所以，把我叫好龙，把老二叫从龙。”

“好呀，你们两个都是龙，二龙戏珠，咱们家可就热闹了。”嫂子说着忙给老二泡茶，还抓出一些花生放在桌上说：“吃花生，这是家乡特产。”

“她叫肖桂芳，工人出身，当过裁缝。”叶好龙看着妻子给弟弟介绍说：“她的特点是不会婆婆妈妈，可现在却要求她去做婆婆妈妈的工作。”

“不会可以学嘛！你当区长的难道生下来就会当？”肖

桂芳笑着说。

“说得对，要学习。现在形势发展很快，不学习就要落后啰！”叶好龙说着，把自己坐的凳子挪到弟弟旁边悄悄问道：“你们这次下来是有任务的吧？”

“我想是有任务的。不过，还没有具体布置下来。”叶从龙回答。

“现在情况不好呀，国民党已经占了泰兴城，可能还想占黄桥。最近我看到一份文件，说是国民党已经在江阴、镇江、南通、靖江、泰兴、扬州这些沿江的城市，集中了五个整编师，十二万多人，摆出了向我大举进攻的架势，真是山雨欲来呀！所以，这些天我们都在忙备战，紧张得很呢。”叶好龙态度严肃。

“我也有预感。这次不只是我们这个师下来了，听说还有其他部队，也许要打大仗！”叶从龙说。

“国民党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他不会遵守停战协定，打大仗只是迟早的事。我们如果有充分准备，就可能少吃亏。”叶好龙转过脸朝他妻子说：“她们妇救会的任务也很重呢，我要她们一个礼拜交三千双鞋！”

“没有问题。不要说三千双，就是五千双也能赶得出。”肖桂芳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！”叶好龙拍了一下手掌，满意地说：“我们黄桥是有好传统的，支援前线决不会落后。四〇年黄桥决战，老百姓成箩成筐地往前线送烧饼。所以黄桥烧饼出了名，也为我们黄桥争了光。”

“哎呀！”肖桂芳忽然两手一拍说：“我怎么没有想到去买几个黄桥烧饼给老二尝尝呢，这是有名的家乡特产呀！”她说着转身就往街上奔去。

“这次你回来能在家呆几天？”叶好龙问老二。

“明天一天，后天就回部队。”

“太短啦！太短啦！”叶好龙不无遗憾地摇摇头。”当然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在家里确实不能久留。”接着他以叮嘱的口吻对弟弟说：“你这次回家，除了看望老父老母，还要去看看乡里的干部。他们可关心我们家呢。我们家现在是军属，沾了你的光，得到不少照顾，你要好好谢谢他们！”

“我一定去拜访他们，谢谢他们！”叶从龙点了点头。

“噢，还有一个人你必须去看看。”叶好龙忽有所悟，认真地说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赵文英！”

“赵文英！她怎么会在家里？”叶从龙奇怪地问。

“你还不知道？”叶好龙接着说：“去年春天，日伪军在宝应、兴化大扫荡，苏中行署有些机关吃了大亏，被抓去了一些干部。他爸爸吓得赶紧跑到兴化，硬是把她从苏中文工团弄回来了。她现在谁也不想见，情绪很不好。”

叶从龙听着立刻皱起了眉头，心上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“我还想再问一句：你们过去是不是谈过恋爱？”叶好龙问。

“没有。”叶从龙摇头说。“不过我们感情比较好，从小是同班同学，常常同来同往。高中二年级，学校里演话剧《雷雨》，我演周萍，她演四凤，是兄妹角色。所以在学校的时候，同学们常常这样和我们开玩笑：见到她来，就对我说，你妹妹来了。见到我来，就对她说，你哥哥来

了。其实我们还是一般的关系。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‘我可真的把你当成哥哥了。’我也笑着说：‘很好嘛！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可要高兴死了。我们家没有一个女孩子，我还真想要一个妹妹呢！’我想这是玩笑话，就没有往深处想。以后，我确实把她当成了妹妹，处处都想关照她。那年我要去苏中公学学习，告诉她以后，她立刻表示也要去。我说路上可能有危险，要穿过几条封锁线。她说她不怕，和我在一起她什么都不怕。我当时听了这话，感觉到她和我已经有了感情。而我，说心里话也是很喜欢她的。可那时，我一心想着学习，想早点参加工作，就没有进一步发展这种感情。到了苏中公学，学习不到三个月就分配工作，我被分配下部队，她被分配到苏中文工团。而且我很快就离开苏中，去了淮南，和她分开两地，既见不到面，又不好联系，部队生活紧张，渐渐地我就把这事放在脑后了。”说到这里叶从龙叹了口气，心里似乎有一点后悔莫及的味道。

这时叶好龙拍拍老二的肩膀说：“你们有感情就好。你们那年同去苏中我就猜到你们有了感情，可能恋爱上了。你说没谈，这也没有关系。以后还可以谈嘛，只要有感情，她就会听你的话。所以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去看看她，做做她的思想工作，千万不能让她消沉下去。”

叶从龙点了点头，心里还在想着什么。

“烧饼来了！”肖桂芳捧着一包黄桥烧饼走进屋，边走边说：“还是热的，真香，快吃！等一会儿，我再给你们炒几个菜，黄桥现在还有鲥鱼，我已叫人去买一条来，让你们兄弟俩喝上几杯！”

“不喝了，嫂子，我马上就回家！”叶从龙说着，拿起